

周末特稿

# 辽阔草原，锡尼河边 他们还有个足球梦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苏苻 (发自呼伦贝尔)

在内蒙古大草原，只要有一个球就能组织起一场足球赛。这几日呼伦贝尔温度在零下17到零下28摄氏度之间，也不妨碍2024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新春足球俱乐部联赛的热闹进行，这也是当地喜迎“十四冬”的系列活动之一。

比赛场地设在当地赛马场内的足球训练馆。23日，趁着“十四冬”广东代表团赛事不多，羊城晚报记者驱车前往一探究竟。



草原上的草坪，绿色无边无垠 图/受访者提供

## 壹 牧民心目中的“世界杯”

锡尼河队11人制青年队教练吉日嘎拉一早就站在场馆外迎接，室内场地不算大，几块人造草拼接铺就的足球场，球门背后是一个简陋的训练场。条件不算好，但一个上午走进场馆参赛的球员络绎不绝，每一名进来的球员都会和吉日嘎拉打招呼，寒暄几句。现场比赛激烈，队员技术与职业球员有差距，但身体素质强，足球意识不错。

吉日嘎拉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锡尼河地区位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草原腹地，境内聚集着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8个民族，其中75%的人口是布里亚特蒙古人，这里最为流行的不是摔跤、射箭、赛马等传统的体育项目，而是足球运动。虽然常住人口只有八千多人，但12个嘎查(村)中共11个嘎查有足球队，基本是牧民和学生

参加，平时自筹资金参加训练和比赛。当地的锡尼河杯足球赛从1986年至今已经进行了36届，被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评为2023年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也是牧民心目中的锡尼河足球“世界杯”。这次新春俱乐部联赛，锡尼河镇也有7支球队参赛，6支球队打进八强，可见群众基础之雄厚。

鄂温克旗足球协会副秘书长图布查布在场边充当技术人员和裁判员，也会下场踢上几脚。他告诉记者，此次比赛举办的目的是提供平台给回乡的大学生、成年人踢一踢，再把青少年的水平带一带。每年类似的足球赛也不少，除了锡尼河杯，平日还有一些趣味性的，比如颠球和吊球的比赛。“这个地区都喜欢足球，以前条件不好，体育课老师会发一个球，在大草原上轻而易举就能找到草地，虽然不一定平整，但够大。”

不过在大草原踢球，球一踢经常滚出去老远，球员或者旁边观赛的小孩都很积极地跑出去捡球，跑着跑着耐力就练出来了。吉日嘎拉回忆，冬天的时候大家也在雪地上踢球，踢着踢着雪踢没了，露出了底下的草地。如今有的地方出现了笼式足球场，2017年这座室内足球场建成，大家踢球的条件越来越好，锡尼河队在陕西全运会足球农村乡镇组赢得了亚军，镇政府特意拨款兴建了一座室内足球场，里面包含一个11人场和一个五人场，未来大家踢球的条件就更好了。



锡尼河队球员(左)在比赛中



球员做着赛前准备

## 贰 青训培养向上渠道仍需打通

乃日乐是锡尼河队的成员。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小学三年级起受哥哥的影响开始踢球，一开始在院子里踢，高一进了校队，后来以足球特长生的身份进入内蒙古科技大学读书，毕业后校队教练把他留校当助教。业余时间他考取了D级足球教练资格证，还考虑考一个C证。“肯定得考，现在足球发展得太快了，不去学习就落后了。”

乃日乐利用暑假时间，免费带过两年锡尼河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去年带着U15、U16的一批孩子去包头参加比赛，拿了自治区比赛的第四名，“也就提前锻炼了20天左右。孩子们热爱嘛，我就尽我所能。”在他看来，锡尼河地区人口基数小，足球发展相对落后，但大家对足球有着纯粹热爱。“我们的特点就是勇敢，永不放弃，从来不怕自己厉害，我们打过两年中超联赛，对方大都是职业球员，我们不怯场。”

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社会的发展，现在锡尼河喜欢足球的孩子更多了。如何把踢球的孩子逐级往上输送，在图布查布看来，渠道还不够通畅。“以前我带一支初中队，拿过全市前两名，但后来学校不给训练时间，2018年我索性转去带小学足球队，也拿到了全市前两名，2009年和2010年还拿过自治区的前四名。”图布查布希望更好的技术，不要埋没个人的风格，“目前目标是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足球上一个更好的高中，之后通过特招上更好的大学。”

内蒙古球员身体素质好，热爱足球，但呼伦贝尔目前还没有一家足球职业俱乐部，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做得也还不够。在图布查布看来，未来若能打通向上输送的渠道，锡尼河少年的足球梦将变得更为圆满。



教练吉日嘎拉

##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 首跳摔倒有惊无险，苏翊鸣冬运首夺金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单板滑雪公开组男子大跳台决赛23日在扎兰屯结束，冬奥会冠军苏翊鸣以182.60分摘得个人职业生涯首枚冬运金牌。赛后他表示自己初心未变，仍是喜欢单板滑雪的孩子，但肩上责任更大了。虽然首跳落地失去平衡而摔倒，仅仅得到24.60分，但苏翊鸣在第二跳顶住压力，拿到89.20分，并在最关键的第三跳表现完美，获得了93.40分的全场最高分，最终夺金。在完成第

三跳后，苏翊鸣来到场地观战的家人身边，与家人拥抱庆祝。他赛后透露，因为天气原因，训练受到大风影响，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决赛当天也有很大的挑战，他坦言心态不是特别平稳，技术动作的呈现也不是很顺利。外界认为作为冬奥会冠军，参加冬运会是“降维打击”，对此苏翊鸣并不认同。从比赛过程看，夺得银牌的杨文龙后两轮动作分别拿到了88.20分和87.40分，总得分只比苏翊鸣少了7分。按照赛程，

苏翊鸣将参加24日进行的公开组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几天前的2月18日，苏翊鸣刚刚度过了自己的20岁生日。谈到这两年来，苏翊鸣表示自己还是那个热爱滑雪的孩子，但如今很多人把他视为学习的榜样，自己也要督促自己作出表率。他也建议大家多尝试冰雪运动，“因为冰雪运动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

羊城晚报记者 苏苻 (发自扎兰屯)



苏翊鸣庆祝夺冠 图/视觉中国

## 中甲

### 外援引进快马加鞭 广州队将告别“全华班”

广州足球队即将结束“全华班”！羊城晚报记者从广州足球俱乐部相关人士处获悉，球队已基本敲定一名外援——立陶宛中卫萨达斯卡斯。2月23日下午，广州队与广西平果哈嘹队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进行热身赛，凭借吴俊杰、依斯拉木的进球，广州队以2比1获胜，这名立陶宛后卫在比赛中首发登场。2024赛季，中甲联赛的外援出场名额将增加至3个，外援水平的高低将决定球队能否在中甲生存。虽然经营状况举步维艰，但广州队依然在有限的资金下选择换个活法，阵容班底由“全华班”升级为外援满额配置。

据悉，广州足球俱乐部的引援工作在去年底就已经展开，并计划在边锋、中卫三个位置重点引进。新赛季，广州队已有前锋艾菲尔丁·阿斯卡尔、中场博格达诺维奇、门将张智超确定离队，而谭凯元在结束留洋后也基本敲定加盟青岛西海岸，加上两名主力前锋杨浩和帕尔曼江在赛季初长期养伤，主帅萨瓦多不得不提拔了大量2006-2007年

龄段的足球球员进入一线队。新赛季广州队的班底将更为年轻，球员的大赛经验也将更为匮乏。鉴于此，外援引进工作就显得更加必要。通过萨瓦多教练团队的牵线搭桥，广州队本着高性价比的原则，已基本敲定了立陶宛中卫萨达斯卡斯的加盟。这名身高1.93米的立陶宛中卫入选陶宛U21国青队，此前大部分时间效力于立陶宛国内的低级别联赛，也曾短暂在爱尔兰联赛征战并获得联赛冠军。这名球员的身体对抗和头球能力非常突出，虽然整体素质仍与中甲顶级外援存在差距，但对于人手紧缺的广州队来说，中卫和中锋位置是目前最为棘手，萨达斯卡斯的到来将有力补充球队的防线。

羊城晚报记者 柴智

## 国足新帅人选 呼之欲出

## 伊万科维奇，真的会是他吗？

尽管中国足协尚未官宣任命主帅扬科维奇下课，但最新消息显示，中国男足国家队主帅扬科维奇的下课已成定局。国足在卡塔尔亚洲杯溃败而归后，主帅扬科维奇的下课就已进入倒计时。在国足新帅的选择上，中国足协遵循三个原则：熟悉中国足球，了解亚洲足球，薪水符合足协的心理预期。此前在中超执教的山东泰

山的韩国籍主帅崔康熙、成都蓉城的韩国籍主帅徐正源和浙江队的西班牙籍主帅乔迪都曾进入足协的选帅视野，最终因新赛季中超联赛即将开赛，已不具备操作空间而放弃。此前，佩特科维奇曾是中国足协的首选，在瑞士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稳坐7年，率队征战过2016年欧洲杯、2018年世界杯和2020年欧洲杯，其务实的执教风格备受青睐，但因佩特科维奇薪水要求过高，最终被阿尔及利亚足协捷足先登。

在国足的选帅人选，伊万科维奇始终是重点目标。与佩特科维奇对亚洲足球相对陌生不同，伊万科维奇自2000年执教伊朗国家队以来，一直在亚洲足坛挂帅，2009年也曾执教山东泰山队，并率队提前两轮获得2010年中超冠军，此后也在沙特和阿联酋俱乐部执教。在执教阿曼国家队期间，伊万科维奇曾率队在卡塔尔世界杯亚洲杯12强赛中战胜日本队，在去年的热身赛中也曾击败中国男足。在卡塔尔亚洲杯，阿曼队小组赛战绩2平1负未能出线，最终阿曼足协与伊万科维奇分道扬镳。

据悉，伊万科维奇的年薪要求在150万欧元，虽然扬科维奇的120万欧元年薪略高，但也基本符合中国足协的心理价位。目前中国足球正处于困难阶段，已无力承担如当年卡马乔、里皮豪掷千金的高薪。无论是中国足协能够承受的薪水底线，还是国足当前在世界足坛的存在感和号召力，都不足以吸引欧洲高水平教练，伊万科维奇是短时间能够符合各方要求的最佳选择。

也许从长远出发，佩特科维奇的执教风格与国足更为契合，但考虑到3月21日、3月26

日赛后主帅“背靠背”对垒新加坡队的世预赛已迫在眉睫，两场比赛将决定国足的出线命运，中国足协必须果断断舍离，任命新帅的同时，还要考虑新帅能否“即插即用”无缝进入角色，以最快速度确定新一期国家队名单，投入到世预赛的备战中，并确保国足的技战术打法实现平稳过渡。伊万科维奇对于中国足球和亚洲足球的知根知底，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从短期效应来看，伊万科维奇显然比佩特科维奇更适合执掌国足教鞭。

羊城晚报记者 柴智

## 关注国足·观察

羊城晚报记者 柴智